



順菴集

七

雜著

廿十五

~ 16
2379
7



和
2379
15-7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橡軒隨筆上

戶牖雜錄並附

性情太極總理氣心統性情理靜而動為氣性靜而動為情靜者體而動者用程子曰體用一原邵子曰心為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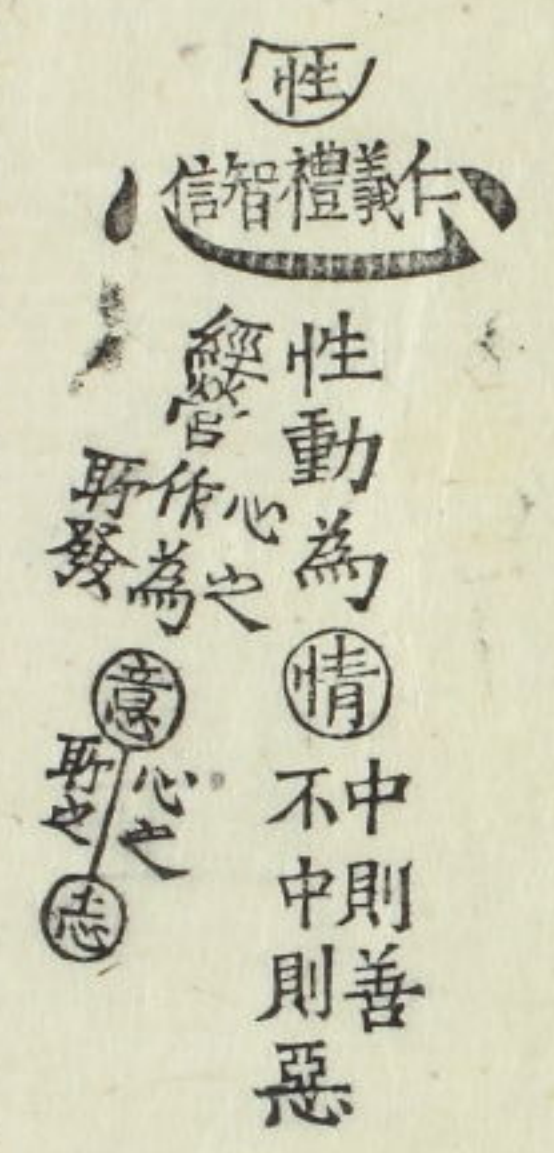
心是受生後血肉軀殼之名而人物之生受天命而為性性寓於心性動為情故性情字皆从心情動而有四端七情之異孟子言四端皆言心字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又七情字多从心

故張子曰心統性情是也心有寐感寐者性之體也感者情之用也意是四端七情之發有計量運用之名也故朱子曰意心之所發也與情之恣地發出者稍異皆隨其不同而名亦異焉其實一而已

孟子性善之善字出於繫辭繼之者善也之善字並筆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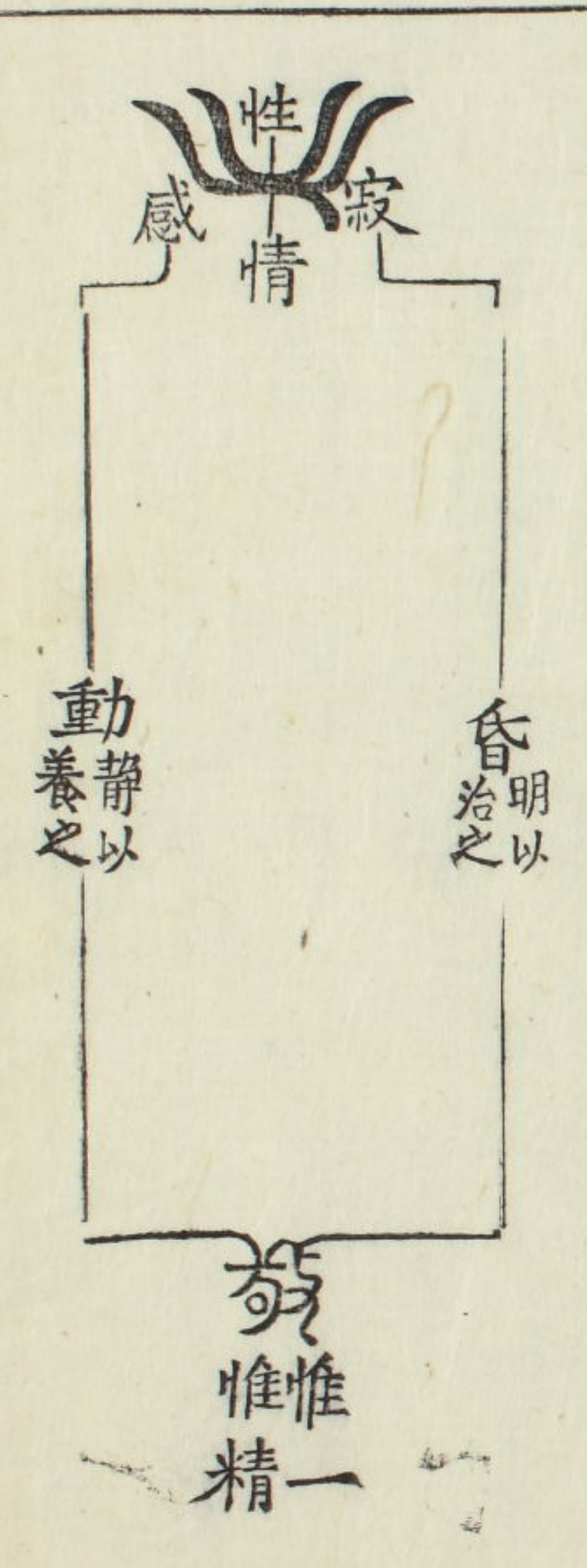
性心之靜也情心之動也故先儒曰性之所發為情心統性情其所發為意其所之為志意者中間經營作為者也故諺以人之有所想念者則曰意思是也志者始有定向得所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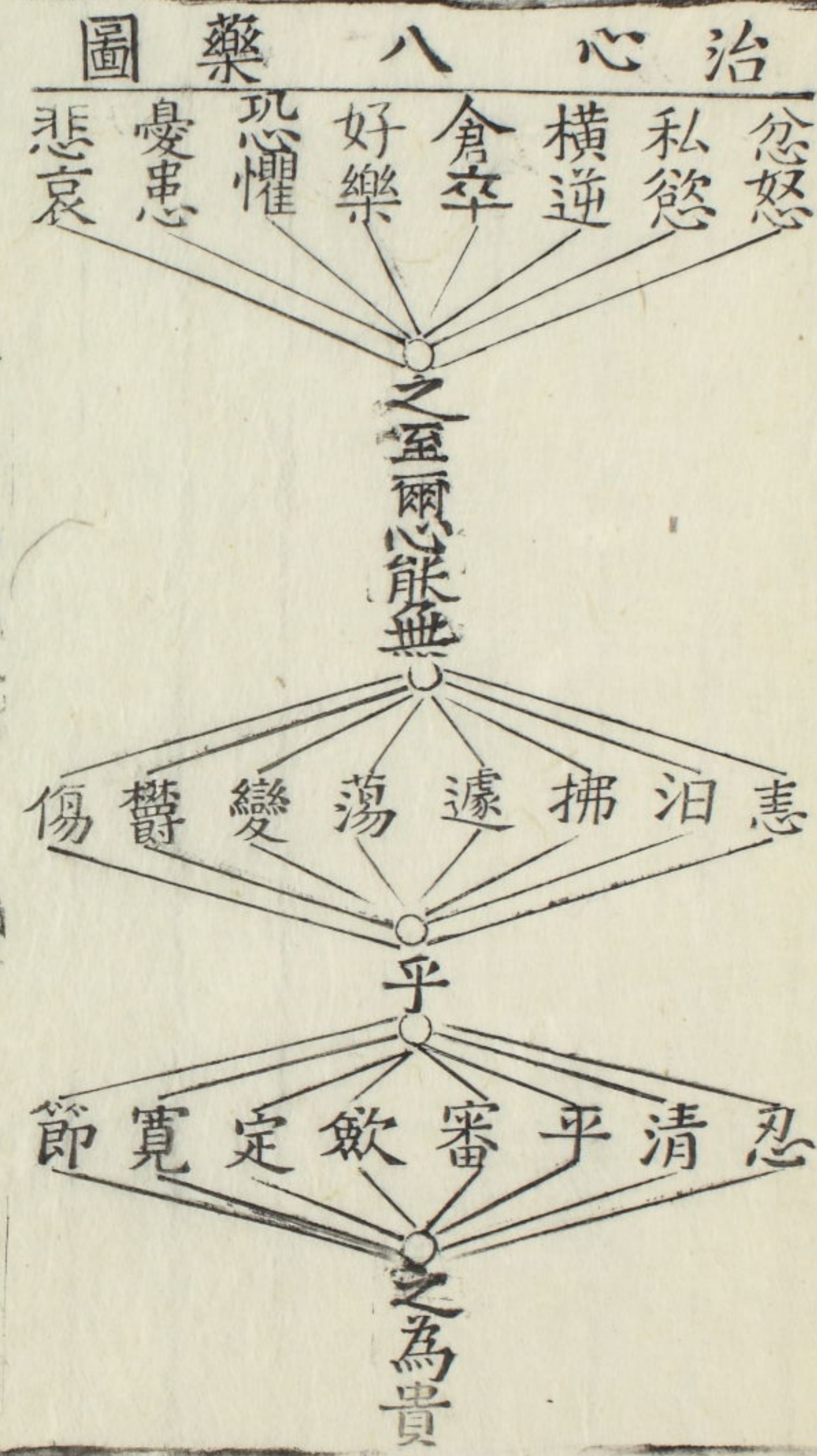
心圖



至無而至有者理也無故無所不本有故無所不具至虛而至實者心也虛故無所不包實故無所不應

心圖





余素病工夫實不如意但平平存在畧畧省過要以不失為意不失心常知有自家身在此

東銘圖

此是長傲遂非兩截文字戲出於有心過出於無心皆當省察而亟祛之也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謂非己心不明也長傲

發於聲

戲言也見乎四支戲動也

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長傲

故為之也不知為戒乃反曰非己心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謂己當然自誣也遂非

失於聲

過言也繆迷其四體過動也

欲他人已從誣人也遂非

過誤而偶然失之非本心然也不知為戒乃反曰是為當然只是徒遂其飾非文過之心

或者謂

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上一節

不知

戒其出汝者上一節

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總斷

今六月二十日天氣正熱獨卧書齋忽見丁思仲袖心經一部鞍掛一小壘而來喜可知也留數日講論余之蒙識雖無可言此豈易得之事耶讀到東銘文甚艱棘相與辨解而及其歸後猶有未盡之懷作圖而寄之未審其中不如何也大抵張子二銘實繼開之至論西銘則論道之大原不可以倉卒言也至於東銘皆是省察克己收斂身心之至要大訣也從來為學不甚用力於此故到此垂死之年而內省多疚豈不惕然恐懼乎今此作圖揭壁以為自省之地思

仲亦老矣相與勉旃哉丙午七月七十五歲翁

題

仁者人也人之道仁為大先儒以仁為天地生物之心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仁道也無心而行忽踐螻蟻則是為之躩如信手而戲忽折一枝則心為之惕然苟克是心仁不可勝用矣

婦人之性只區區於目前之所及而或施不忍於聞見未到處此項羽之所以有婦人之仁而所過無不殘滅者也

常自省平居客氣多而真氣少客氣多故發言處行之際多不得其道此由省察之功不繼故也省察不繼由平居存養不固也故每於已發之際常察客氣而制之以義

客氣者直氣之外一種浮念及習氣也

七情之害怒慾為甚一毆罵之失當即於兄詈祖之兆一食色之過中即偷藏踰牆之微可不懼哉然怒屬陽其發也速而暴人皆見之故或悔之而懲之者有之矣慾屬陰其發也隱而難見故或知之而遂之者亦多矣怒當摧其氣慾當窒其實

里漢有無禮事少加叱責不覺聲氣之自動信乎持其志無暴其氣之難也平居未接物時此心寧靜自以為纖塵不起遇事泰然而少臨逆境每每如此必當無事之時存養純熟厚培其根本遇事之際省察詳審遏絕其幾微則庶乎本末相須體用俱立矣且無事時存養或不難遇事後省察甚難難者何思之難也事在倉卒應之亦遽當此之時先思是非於未應事之前而省察之則豈有顛沛哉程子曰當其怒時遽忘其怒觀理之是非遽忘觀理四字真頂門上一針也

財者陷身之穽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漢楊秉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其人品可知也

道路遇少艾人無不回顧可見人慾之難制也昔崔奉朝賀奎瑞常言少時道逢女人如有回顧之念則必瞑目自思曰是心將殺我也念之數遍心氣自定前輩克已類此

富貴之溺人為甚平日言名節者不少臨小利害未免色變而心動昏去而夜來到底名喪身敗都不理會而要做好官可不謹哉書為冒進者戒士君子若有一毫係著於心頭者便是千丈坑塹下人也

勉強之強字即弓強之謂也人欲挽強弓非致其力則不能猶人為善非致其心則不能

賢師良友世不多有雖村人俗流若有可善則曰我當如此若有不善則執此自警隱其惡而揚其善李養正丈嘗言孔孟之言猶國家之法令程朱之言猶師友之警戒退溪之言猶父兄之教訓世愈近則言愈切

又曰康節有聖人之才明道有聖人之姿伊川有聖人之學集大成者朱子也花潭有賢人之才靜菴有賢人之姿晦齋有賢人之學集大成者退溪也又曰

粟谷有賢人之才

余平生所為多沒緊要以言乎文詞則不能脩尋常尺牘而好觀古文以言乎典故則不能通自家譜牒而務閱諸史以言乎遊觀則不能周鄉里山川而圖寫輿圖務遠忽近之弊固可笑也其尤甚者智不能御一奴力不能搏一鷄而幼時讀兵法通竒正陰陽之妙及長誦周禮有經綸天下之志多見其不自量也自今以後宜反乎約行顧于日用易近之事功懋于動靜語默之際而讀不過四書心近而止焉客去閑寂之時夜氣清明之際不撓汨於私慾不妄

動於雜務靜存此心默想天理不間而續不暫而恒則本原深固遇事必不顛沛矣

五月夏至為一陰六月大暑為二陰七月處暑為三陰八月秋分為四陰九月霜降為五陰十月小雪為六陰至十一月六陰甚盛一陽來復乃陰陽交會之時故謂之至陰盡而陽始其氣甚微當靜以候之不可擾也朱子曰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古人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旨哉言乎夫子之於後學實有天地父母生成之恩誓自今後

不求名而求諸實不求外而求諸內弱中淺植舍亡是懼

善觀物者無物不為助戴天履地而高厚形焉觀山臨水而動靜見焉日月助吾之明江海助吾之量雷霆助吾之威雲霞助吾之文鳥哺鴈行其為吾孝悌之則乎狼貪狐媚其為吾心術之戒乎觀鷄之伏則知操心之要聞犬之吠則知閒邪之術以至於至微不至眇之物至賤至惡之事無非吾之戒法焉則物之助我者亦多矣嬉笑怒罵皆助東坡之文章歌舞戲闌皆助張旭之草聖則在善觀者如何爾

偶觀東坡誨人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余曰作聖之道布在方策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心也

作事切須詳審謹慎不可輕率怠緩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濶畧余心慮最輕率不則怠

緩書以志之

戊午歲入京見市上賣一小器陶甄而成之其形中空而外圓頂鑿一孔堇容一文錢之入問從者則對曰此器之出已十餘年矣間家女兒輩若得一文錢隨得隨投器滿則破之出用其名曰啞余聞之曰噫十餘年來世變多生人之以言取禍者多名此器者其知處世之道乎

周禮葬期皆有月數日用丁亥大事斂用日出大事喪事也士虞禮日中反虞則朝而窆矣何嘗有擇月日時之義乎冠昏亦必以二月夏小正二月緩多士

女傳云冠子娶婦之時也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鄭康成云陰陽之交以成婚禮順天時者是也為拘忌之說者曰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亡故士喪禮曰朝夕哭不辟子卯鄭康成註云凶事不辟吉事闕焉檀弓云子卯不樂是吉事闕也然則拘忌者禮所言也余答曰此非有拘忌若後世之說也哭不辟子卯則日家辰不哭泣之說妄矣檀弓之不樂是周代之民皆是夏商之餘也故不忍歡樂於此日非為拘忌而然也

父在為長子三年恐有繼體之嫌服暮為可註云有

適子無適孫適孫猶同庶孫之例然則服暮為當
女嫁大功在家本服暮然則未嫁之前為殤服大功
是必女子許昏而笄然後當服本服暮

稽顙一節與頓首有異朱子跪坐說及儀禮疏可考
而知也今世受吊多有叩頭之事是誤認稽字為叩

義右並
雜錄

主人拜賓今俗弔禮賓來弔主人與眾主人同拜賓
此義却不是士喪禮及家禮皆主人拜賓無眾主人
同拜之文考之可見然而受弔同席而眾主人之不
拜似為駭俗當俯伏哭之而已禮以立嫡為重故主

人與眾主人其分至嚴主人之席當別于眾主人而
不與之相連可也余常以從俗為無妨而權既明言
其不然禮意則果如是矣隨筆

握手右手有決左手無決考儀禮禮記可見而我
朝中葉用一奇高峯至為說而卜之

玄纁一節士喪禮有君贈故為送幣之舉今既無此
儀則是以子而執幣于親矣

祭之先設蔬果者非陰厭之意則必是弟子職烏獸
魚鱉必先菜羹之意事死如事生之禮也歟

羹食左右說公食大夫禮右飯左羹

設饌東西左右皆主神位而言左屬東而右屬西餅東而麵西者稻以春種而麥以秋種也魚東而肉西者東南多水魚之聚也西北多山獸之羣也

灌求神也氣屬陽氣之馥烈者無過於香故蕤之求神於陽味屬陰味之重厚者無過於酒故澆之求神於陰觀其意義令人怵惕有悽愴之心

古禮蕤蕭以求神今代以焚香蓋始于唐道士王瓊設醮之儀溫公書儀仍之語類云揚子直不用云香只是佛家用之

忌日考妣并祭考于禮則不可故家禮亦只祭一位

溪退先生亦以并祭為非而俗尚已久難以卒改且以神道言之常時亦知并祭之義若使神有知豈不餒而右並雜錄

歷代諸史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之可紀者二典三謨之屬是也動之可紀者孔子之春秋是也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起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己未止於哀公獲麟之歲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所紀只是策文而其事則左氏公穀諸傳是也左氏經止於孔子卒之歲壬戌蓋用魯史策文也傳止於哀公二十七年癸酉是時國各有史若鄭志

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所記皆是也左氏更纂異
同以為國語後又有戰國策陸賈楚漢春秋於是而
史亦備矣漢興司馬談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
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述黃帝以來至于
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變春秋編年之體為十
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
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孝孫補之作武
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藝文志是為史記有
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後不傳後世作者一遵史遷規
制班彪固父子述漢書起高祖終王莽更書為志志

凡十篇而無世家九百卷固死女弟昭踵成八表天
文志是為前漢書荀悅為前漢紀三十卷即編年體
也後漢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安帝時
劉珍校東觀記撰建武以來名臣傳其後有袁宏記
晉張璠晉薛瑩東觀記百卷吳謝承後漢書百三十
一卷晉華嶠刪東觀記三十一卷晉袁山松後漢書
百卷宋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晉謝沈後漢書百
三十二卷晉司馬彪續漢書劉宋范曄刪采為十記
八十列傳是為後漢書而諸家皆廢其志則梁劉昭
所補凡五十八卷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

順齋集卷十一
冲魏典魚豢曲畧張勃吳錄常昭吳書孫盛魏春秋
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
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定是為三國志然尊
魏黜蜀故明人謝陞改定以蜀為本紀魏吳為世家
名李漢書晉書則東晉于寶晉書三十二卷王隱晉
書八十九卷虞預晉書五十八卷宋謝靈運晉書三
十五卷唐徐堅晉書百一十卷臧榮緒孫綽朱鳳等
諸家唐太宗詔房玄齡褚遂良等修正為百三十卷
太宗撰四論故總名曰御撰是為晉書南北兩朝各
四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宋書四十

二卷孫嚴宋書五十八卷李德林北齊書二十四卷
張太素隋書三十二卷王劭隋書八十卷謝吳梁書
三十四卷傅偉陳書三卷顧野王陳書三卷王智深
魏澹等書多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百卷蕭子顯
齊書六十卷姚思廉梁書 卷又陳書 卷魏
收後魏書百三十卷李百藥北齊書 卷令狐德
茶後周書 卷魏徵撰隋本記列傳長孫無忌撰
隋書志是為隋書凡 卷其他諸國則有和包漢
趙紀田融趙石紀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
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

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
北史百卷唐自高祖至武宗後唐修為書劉煦所上
是已而猥雜無統後稱舊唐書通鑑多引用歐陽脩
宋祁等奉詔改撰脩主紀志祁主列傳歷十七年而
成總二百七十三卷是為新唐書梁唐晉漢周謂之
五代薛居正修五代史稱舊史歐陽修芟為新書是
為五代史歐陽玄宋史遼史金史王偉元史張廷玉
明史右為二十二史人多不解故姑識之其餘欽史
編年而作者司馬光奉勅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
寅封三晉之歲而上接智瑤之事實繼左氏而紀事

也下至于周世宗顯德己未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
十二年九十九年而書成是為資治通鑑二百九十
四卷又畧舉事目為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宋神
宗序之光撰修時劉恕劉敞范祖禹等叅修恕掌
敝掌兩漢祖禹掌唐事有胡三省註本朝 世宗
命儒臣撰思政殿訓義號稱善本朱子以通鑑義例
多錯定著綱目而門人趙師淵之功居多凡五十九
卷朱子常以未及修潤為恨云其外又有劉恕通鑑
外紀金履祥通鑑前編呂東萊十七史詳節及大事
記李燾撰通鑑長編專論宋北朝事陳桎通鑑續編

論宋元事明 使儒臣撰續綱目即宋元事也其
外鈔節史如江贄少微通鑑節要劉剡續節要曾先
之余進十九史畧等書不可盡述

述史難孔子作春秋即因魯史之文而述之非自作
也故曰述而不作述史之際必審其虛實真假而筆
削之後世史記無可準的後人之述之者因之而不
為審擇故多有可疑試以西漢少帝事言之惠帝崩
高后紀云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
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
幼太后臨朝稱制四年廢立恒山王弘為帝八年后

崩諸呂作亂周勃等討之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
子共誅之尊立文帝恩澤侯年表惠帝子四人封王
而書曰以惠帝子封若非惠帝子則當曰稱惠帝子
而封之不必曰以也周勃傳曰共誅諸呂于是陰謀
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
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惠帝子之用
強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陰
謀二字再見其曰陰謀則不出於正可知矣外戚傳
列書後宮爵品有美人視二千石又有家人之稱則

美人蓋後宮之承恩而受爵者也孝惠張皇后傳曰
后無子呂太后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
曰名為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立四年廢之更立
皇后子弘為皇帝以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本班氏筆法
皆如此矣其曰美人子則美人即惠帝之後宮其所
生非帝子而何此事易知而資治通鑑變文書之曰
立所名孝惠子不云所名張后子則筆法與班書顏
註大異而為非劉之人矣綱目亦因通鑑書之故曰
代王恒至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誅是有罪之
辭弘有何罪而書誅乎想當日漢庭諸臣之意呂后

之凶燄薰天含憤久矣欲使呂后無種亦慮後日之
禍託名而殺之耳若非孝惠之子當時諸臣何無一
言而服事至於八年之久耶作史者當以少帝及弘
稱為前廢帝後廢帝繼惠帝之下而大書紀年呂后
攝政稱制則每年下註書太后稱制幾年而已麗末
禍昌事竊類之

史書不可信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經文尚如此况
後世史官未免多出於愛憎畏憚諂佞之筆則實不
可信也偶觀漢史周勃之下獄被人誣也趙盍韓楊
之罪皆至於戮死實天下之至寃也却云張釋之為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一
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冤此非
曲筆乎以周勃之質直忠謹而至被獄吏侵辱以千
金與獄吏以公主為證而太后救之得免此釋之為
廷尉時也其論犯蹕盜環却細事耳趙盍韓楊之事
于定國為廷尉時也曾無一言覆逆以救則人自以
不冤者是何等人也

夷狄亂華中原一方是人物肇生之地聖人首出之
鄉三皇五帝唐虞三代相傳之神器也陽明勝而陰
濁退固其理也而醇漓樸散至魏晉之際而甚矣胡
羯交侵中夏無一片乾淨地然而劉聰身死嗣滅男

女無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十年而為人
擒石勒盛矣而子奪於虎虎死不一年而屠戮無遺
種慕容再興而末乃基業傾覆苻秦之盛非比劉石
而旋致覆滅此皆夷狄亂華之巨孽也無德可稱徒
以力取其受禍也宜矣然至後世女真蒙古為夷狄
之最暴者而唯以殺戮為事金據中原之半元又混
一能至百餘年今之清人亦女真餘落我國所謂野
人而無足可稱能享國百數十年而不已豈非陽運
漸衰而陰運乘之天亦莫可奈何而然耶凶奴無百
年之語是漢書所記而今不可論

華夷正統苟可以得天下通謂之正統則是大不然中夏聲名文物之鄉天以是命之聖人使之保以守之此所謂神器也是器也傳自羲農至于堯舜禹湯文武而金甌無缺玉燭長明動搖乎秦晉隋南北五代復正于漢唐宋明而穢亂于元清譬如一家以父傳子以子傳孫多歷年所忽有劫盜奪而有之以為己物又經累年幸其子孫有能克家者勦除劫盜克復舊業則不可以中間劫盜之掩取者謂之真主人而使奉其先祀撫其奴僕以續其宗統也明矣以此言之中華之主即天之子也夷狄即劫盜也說者曰

以人觀之雖有華夷之分自天視之豈有彼此之別乎元清直可繼宋明之統而不可以陰削之也此亦有不然者夫天之生物中夏人物為首夷狄次之禽獸次之夷狄在半人半獸之間天理也理即至善之所在也天之為心未嘗不欲其至善而氣化運行醇漓不齊則治亂相因而華夷迭嬗勢也勢之所在天亦莫奈何矣說者又曰子曷知夫夷狄之入主中夏非天意也曰聖人即天也吾以聖人而知之書戒蠻夷猾夏春秋謹華夷之分推此言之天之於夷狄固有不許者矣

蜀漢正統溫公通鑑升魏黜蜀其義不是故朱子綱
目改定以蜀為正統而朱子之前已有之晉人習鑿
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蜀為正魏纂逆
至鍾鄧平蜀為漢亡晉始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
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蓋此時桓溫覬覦非望故
作此書以裁正之也陳壽三國志貶漢為蜀名號失
實其意以漢稱則正統不歸魏而歸漢矣壽晉臣也
晉承魏後尊魏所以尊晉也阿世之意可勝誅哉然
其志中所記稱漢不稱蜀者亦多則天理人心之終
不可泯而不得以掩其實也明儒謝陞取陳志之本

文遵紫陽之正筆撰季漢書純然以正統與昭烈不
權僭竊之罪見矣夫然後季漢之興有以接乎兩漢
之統而名號得正矣余撰東史以馬韓接朝鮮為正
統而馬韓未亡之前羅麗皆歸僭國之例未知觀者
以為如何也

帝王改元帝王即位首年稱元年而不曰一年歲首
稱正月而不曰一月蓋欲人君體元而居正也所以
謹其始也三代以後只稱元年二年而止於終此其
正例也而後元年之稱亦起於春秋之時衛獻公在
外二十年復入稱後元年出公亡在外四年復入亦

稱後元年此其變例也梁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後復稱一年此與衛之二君在外復入之例不同其義不是漢文帝聽方士之言復稱後元年而景帝復有中元年之稱皆沿襲謬例者也然而天子稱元諸侯亦各稱元有欠於大一統之義自漢武帝建元元年始以二字紀元丘瓊山謂別世代防偽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此類也其言是矣但頻頻改元元者始也豈以一帝而有二始三始四始可乎後世亦有一年而再改號此亂政也自大明太祖以後至今元年建號後不復改易誠得其宜而明英宗之復稱天順

以重祚故也三字紀元始於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四字紀元始於漢哀帝太初元年此皆亂例也

湯武稱王先儒多以湯誓泰誓之稱王為追稱者其說似未然金仁山之言曰蘇氏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愚謂文王受命稱王之說失之僭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失之拘則蘓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即受命之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既絕則為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王師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牧野而天命始

絕哉湯武既興師而猶稱諸侯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矣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仁山此語似得當日事情今考武成告山川之文有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則武王之稱王信矣推此言之湯亦稱王可知以後世言之西漢之末王莽篡誅更始雖立而實無興復之望故耿弇謂光武曰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翌年諸將請即尊位不許

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則有去歸之思大眾一散難可復合遂從之此時思漢之士意在興復而付神器於豎子自就亂亡則區區小讓不可言矣二耿之言可謂權而得中矣若蜀先主晉元帝之立在獻帝被廢懷愍既弒之後則當此之時讓天下於何人而不立乎然而費詩周嵩之徒上疏而非之誠是迂儒拘曲之言也善乎習鑿齒之論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

川老集 卷十一 二十一
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歿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如不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仗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此可以破費周之見矣至若有一種崛起之徒不知天下之大勢妄欲速稱尊號以圖一日之名而旋就覆滅者不足論也

元順帝明宣宗宋帝熈降元降封瀛國公後為僧號合尊大師居沙漠時元明宗以周王在北合尊有子

周王養以為子即順帝也羅一峯大忠祠記曰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是厥後合尊之子立嗣大統陰易元祚己帝中華世主沙漠天之祚宋躡而復起仁義何負於國哉一峯為世大儒則其言可信獨正史諱之耳又見明史秘記 高皇鑑識亦神相建文有有後之骨相太宗有無后之相故立建文為皇太孫慮後有靖難之舉授一櫃子於建文曰有事急則啓視後值靖難之變勢急開櫃視之中有剃髮之具與緇鉢等物遂棄子女削髮被緇持鉢而走太宗即位命拘囚建文子女潛出其第二兒命太

子高熾秘卷之盖太子無子故也太子即仁宗仁宗
崩宣宗立實建文子也自後至崇禎皇帝皆建文之
後太宗僅傳子仁宗而無后二子封漢王趙王後嗣
不蕃云右並
隨筆

太史公書雖云一代之實錄而多踈漏處朱子嘗引
蘓轍古史論云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正中遷失
今考之信然又有後人所增入及未及修正者先儒
已疑其為未成書也如高帝紀太史公論末却云十
月黃屋左纛出葬長陵之類是也豈非語勢之失次
乎若龜策傳類文字浮淺支離似非馬遷筆法必是

褚孝孫所補也且或多有馬遷死後事可疑也已
馬遷以已之直道不容於世類伯夷故傳之首次傳
管晏者感管鮑之交及救越石之事而已則無許死
急困之友故也否則管晏事可紀者多而只錄此數
條乎因文尋意情狀可憐

面折庭爭引裾折檻固是諫臣之道然而下有沽直
之嫌上有拂諫之譏此大易所以貴納約自牖也張
良之於漢高祖事必到十分地位有問而後即答故
言聽計從策不下席矣如漢五年追羽至高陵漢王
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宜

捐梁楚地封信越則楚易破也王從之而滅楚又如諸將坐沙中偶語王有問對曰此屬謀反耳勸封雍齒而羣臣自堅及定都關中羣臣爭言洛陽之便最後良一言而定之太子將廢叔孫通輩呶呶辨爭終不見聽良知不可以口舌爭遂引四皓以激之此皆得大易之道也

章邯之圍鉅鹿趙歇張耳在內陳餘在外時秦兵強勢莫當餘雖欲救之如以卵擊石只增秦之氣而餘必徒死矣使耳易地而處之未必其能張拳冒刃而死矣况張敖以耳之子將兵在外猶不敢赴死况責

之於他人乎趙城猶堅楚救方至餘之不死意有所在是未必為非而耳責之深至於乘怒奪印其不義甚矣然而耳終享南面之樂而餘未免戮死天道未可知也

執荀晞晞不書官貶之也晞為大臣亦善用兵而當危亂之際驕奢苛暴以至於亡故也元帝丙子聰殺義殺父者桀及靳準而言聰者罪聰也

劉聰弑書姓者賊大故也賊莫大於弑君故必謹而書其姓名

懷帝癸酉庾珉王儁等官侍中而不書之又愍帝之
降吉卽死之而書官謂能死其職也丁丑帝執蓋時
辛賓不書官尚書郎者與庾珉等同蓋其死節不若
吉卽之早也

王戎王衍以異學亂天下當入死例

郝超當附篡逆桓溫傳下而別為列傳却附孟嘉于
溫傳之末去取何其謬也又劉殷當附劉聰而入孝
友傳

齊桓公用管仲隰朋而治用易牙豎刁而亂唐明皇
用姚崇宋璟而治用李林甫楊國忠而亂宋哲宗用

司馬光而治用章惇而亂一人之身而用舍得失治
亂各異君子之治心亦如此對嚴師良友之際此心
常敬接妻孥僕妾之時此心常慢此是生死路頭也
周興以火甕教來俊臣而自犯入甕之令丁謂以崖
州貶寇萊公而自犯竄崖之罪螳螂捕蟬自以為得
而不知黃雀在後天道至此可謂昭昭讀史觀此心
竊有感勿怙勢而陷人勿乘快而殺人為當世者戒
夢中與人論三國志笑陳壽無史才三國人才雖多
四五十年間列傳豈如是之多乎間有不當入作傳
處此為可笑必多賄米作佳傳者矣覺而思之信然

自莊子作寓言創為不必有之事說出不必有之人
而後世宗之作子書者皆造虛捏空借其名而創其
言以至惑亂人心纂史者編而入之指以為實有是
事而不之悟烏若史畧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之類是
也是皆自莊列中來安知其非詐耶右並雜錄
擇相人君之職惟在擇人而任之若得一代宗臣當
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為社稷之福而
伊傅周召若而人後無聞焉漢唐以後蕭曹魏丙王
魏姚宋韓范文富等人而已此外豈無賢相而必有
小人叅其間多有功業未終者可不慎哉

擇將無論水陸戰兵之勝敗在於將領之勇怯不在
於地理之險夷以壬丙事言之唐倭清蒙將卒皆以
進死為榮亦有敗軍追死之法我國則軍律不行奔
北偷生到處成習有敗無勝此所謂小黠大癡者也
其時又有敗卒贖米之輕律罰防之閑役故民皆畏
敵而不畏國見賊奔潰可勝痛哉救此之術惟在擇
將而嚴其法犯則必施重律而後庶有所懲矣
用兵所忌用兵當擇將而全任之兵無所統政令多
門未有不敗者也唐肅宗討安慶緒九節度之兵六
十餘萬潰於相州此時郭子儀李光弼皆以百戰各

將并為元勳不相統屬故無元師之專制而但以宦
者魚朝恩為使以監之所以致敗也我朝兵制內
有五軍門外有監司兵使品秩相埒似不得制矣
項羽善戰項羽垓下之言曰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羽果善戰但不識用兵之道耳東城但餘二十八騎
乃分其騎為四隊四向則每面各七騎為方陣而身
居其中矣復與其騎合為三處則左右各十騎中為
八騎而身亦居其中為三壘陣而漢軍不知項王所
在則其善戰可知矣高帝之擊黥布也望其置陣似
項籍軍惡之然則項羽於隊伍營陣之法蓋得其制

矣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其形勢中有項
王兵法一篇形勢者即安營布陣觀勢接戰之法必
自作一書教習諸將故黥布亦效之而高祖惡之也
其法後世無傳矣唐太宗祭曹操文曰一將之智有
餘萬乘之才不足於羽亦然矣

諸葛多賢才三國時諸葛瑾亮及其從弟誕皆元帝
時諸葛豐之後也豐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直為
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語曰間何濶逢諸葛侍
中許章以外屬奢淫不奉法豐舉節詔章欲收之上
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曰布衣之交猶有

川卷集 卷十二 二十七
刳劉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仗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念為私門之重忘國家之政臣誠
耻之忠臣志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言甚切直後
免為庶人終於家瑾字子瑜有容貌思度性弘緩推
道理無應卒倚伏之術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
人子之道妻死不改娶才畧雖不及亮而德行尤純
瑾仕吳通好昭烈與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昭烈
伐吳至白帝瑾與賦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
荆州大小何如海內若審此數易於反掌不聽或言
瑾別遣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

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孤嘗與子瑜
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瑜
言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亮之不留猶
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有此乎今觀其與
先主賦其意深見此舉之不利也惜乎先主不悟也
兄弟分事兩國唯於公會相見而已退無私面其避
嫌如此孫權答或人之語可見君臣相得之意而又
以見瑾有君臣一定之大分而不之撓烏果賢矣哉
瑾之所以取重於其君者其正大如此故也亮之事
迹昭載史傳今不復論誕字公休仕魏與夏侯玄齊

名為揚州都督起兵討司馬昭傾帑賑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為死士昭遣賈充至壽春見誕論禪代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後舉事不克被殺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君死不恨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其得人心如此時人比之田橫而從容就死猶為勝之當時三人各仕一國有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之諺狗能辨此耶方孝儒曰魏狗之言必賈充之徒為之也斯言信矣陳繼儒曰孔明祈山拒懿公休壽春討昭

忠肝義舉與亮何異子謂三葛亮為上誕次之瑾又次之此可謂為公休辨誣矣亮為漢丞相秉國鈞瑾為吳大將軍叅大政誕為魏司空列三公當三國用才之時而皆致位至此非有過人之才德而能如是乎亮之子瞻字思遠緜竹之戰斬鄧艾之使而殉于節時年三十七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能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死瞻尚姿質雖有過人者亦孔明之忠孝家法有自也瑾之子恪字元遜少有才名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竒之曰藍田生王真不虛也權欲試以事令守節度掌糧穀諸

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令主糧穀糧
穀軍之最要僕用不安啓至尊轉之遜由權即轉亮
平生謹慎而恪多才而踈濶故慮之如此恪才氣過
人識度雅量雖不及亮而事事慕效孔明孔明受遺
詔恪亦受遺詔孔明伐魏恪亦伐魏孔明斬馬謖則
恪亦斬胡伉孫弘孔明責李嚴則恪亦責朱異孫默
循迹而效之適足為取禍之道耳其山越之平不下
於孟獲之擒淮南之勝有光於祈山之捷後頓兵堅
城以疫退舍雖損失亦不至斜谷之敗也功名不終
而身不免與亮霄壤者蓋亮慎密而恪造疎亮沉靜

而恪躁動亮謙恭自卑而恪倨傲自用亮嚴恕并行
而恪嚴刻太深故耳自古一門賢士之多罕有如諸
葛氏者故畧并編而表出之

子孫肖先祖謝上蔡曰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非
惟精神形貌亦肖三國時諸葛誕有長史吳綱即長
沙王吳芮十六世孫也黃初末吳人發芮塚以其磚
築孫堅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豫發者見綱曰君
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
何由見之見者言其由自芮卒至發塚四百餘年又
觀朱子語類不記其文有人嘗發蕭梁宗室某王塚

面如生安石上後其人入官庭其守即蕭姓者其人等相謂曰此官長正類蕭王守問其由即其先祖也蕭梁之於宋南渡亦幾六百年此二事豈不異哉由是言之子孫之肖先祖者多而人不能知也氣脉之灌注流通如是而人多忽追遠之意可勝歎哉

丘墓之鄉古者死徙無出鄉故父祖丘壠不離所居之鄉省掃有時神人相依誠人道之至樂也後世遷徙無常又惑於堪輿之術離鄉越郡而葬之省掃曠絕世代遙遠失其所者多矣又或設迹貴顯以先人舊居為不足居其說多端曰生理不足曰醫藥不便

曰飲膳難得輕去桑梓不少吝情以父祖體魄所託之地委之於無識僮僕而莫之恤焉不數代而因作古墓守護無人者比比有之誠可歎也歐陽公廬陵人父葬在於其里之隴岡公仕宦于朝中年有居穎之志思穎之作見于集中者十餘篇未嘗一語及松楸公無兄弟而有四子皆為穎人隴岡之上無復有子孫臨之以此後人多非議焉然則子孫之貴顯不足取也以公之賢而有此事惜哉狐死首丘古人必返葬故土良有以也

居鄉之難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知居鄉之難聖人

順菴集 卷十一
已言之矣試以聖人之意言之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以此言之則孔子之居鄉不與鄉人之不善者好之可知矣又曰鄉愿德之賊也則亦不變吾之所守而隨人容悅可知且於矍相之圃孔子欲行鄉射之禮其時觀者如堵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僂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去者半序點又揚解

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者由是觀之則其末梢所與射者不過聖門之人耳其去者豈無一言而甘心被逐耶其被謗毀必矣况桓魋必欲害孔子是時孔子於宋既無爭權相軋之事則魋之欲害不過以惡害善而已後世歐陽脩祭丁學士元珍之文有曰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耳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乎不善然後為賢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子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以俟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

不幸歷千歲而猶傷觀於此文庶可以知賢愚之判異而不可以流俗之毀譽從以是非也明矣

人稟之異人稟天地之氣橫目二足皆同而風土氣

習隨處不同周禮九州有男女多少之別淮南子曰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按女真多男我水氣多瘠風氣

多聾按我國海西地多林氣多瘞木氣多軀石氣多

力下氣多瘴險氣多癭谷氣多痺丘氣多狂廣氣多

仁陵氣多貪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輕土多利重土多

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中土多聖賢家語

曰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懦墟土之人細息土之人

羨耗土之人醜試以我國言之不過數千里之域而

南北風土絕不相同况四海之內乎

占夢占夢之說雖似幻荒而以經傳言之高宗夢得

良弼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曰朕夢叶朕卜宣

王考卜有熊罷蛇虺之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奠

于兩楹然則聖賢亦以夢多有所準矣今以醫書言

之肝藏魂肺藏魄魂魄交而成夢盖肝血肺氣為氣

血之所藏而中間心之主神脾之主思自在也凡人

為夢雖肝肺之魂魄成夢而心之神明脾之思慮自

在中間而交成矣周禮太卜掌三夢一曰致夢二曰

簡夢三曰咸陟鄭註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簡夢商人或作咸陟周人所作而以夜之所夢視日旁之氣以占吉凶有十輝九變之說又有占夢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夢之吉凶一曰正夢謂無所感而平安自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謂喜悅而夢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又曰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再拜而受之以此觀之夢雖虛盪不可信而其夢也由人神而出烏則亦不可專然不信矣漢藝文志七畧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

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其說曰雜占非一而夢為大然則從古聖賢亦取徵于夢者多矣後世占夢之學絕而今世所傳解夢書其偽者耳以史考之左傳以後夢驗非一不能盡錄

諱名古人避君父之諱甚嚴司馬遷避父名談以張談為張同謂其名與父同也避武帝名徹以蒯徹為蒯通以徹侯為通侯以徹訓通故也避文帝名恒以恒山為常山亦取其訓義班固改莊助為嚴助莊遵為嚴遵避明帝名莊而莊嚴同訓也後世此例不可枚舉宋人避太祖諱玄朗從方士語也以是避玄字

以唐玄宗為元宗謝玄為謝元以元字代玄也又於書體不敢直書本字紹興中刻三史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易為威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洪容齋笑其愚而好自用也今觀高麗時板本太祖名建建字書肆而去下畫惠宗名武武字書正而去右畫其餘皆然亦觀清人板本帝名皆刪一畫終不成字形還覺未安洪氏愚而好自用之語信然矣然讀書之時或用代語或稱某字隨便為之至若書字則避之誠難嘗見朱子書有草書之語此亦有疑今人代父兄作書必正書名字以示敬謹之意似或可

也

名字有名必有字禮既冠而字敬其名也字者育字之義因名而生謂之字如孔子禱於尼丘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且如仲由字子路端木賜字子貢冉耕字伯牛曾子名參參即參乘之參故字子輿今為森音歷世因襲誤也孟子名軻字子輿宋罕虎字子皮楚公子側字子反晉羊舌赤字伯華鄭公子駮字子駮春秋時字義之皆從其名者甚多不可殫記漢張良字子房以王良星主馬而房星為天駮故取其義也其餘難識者亦必有義而後人不知也

右並隨筆

郭璞善卜筮云易是卜筮之書而皆隨時進退避凶趨吉之道也璞若明於此則豈有知敦必亂已與其禍而不早為之避哉只委之於數而不能盡君子明哲之道此小數之不足信也

人臣勢位既重當小心畏約以盡臣分而已不當與技執星相等談及術數接昵賓客造膝密語必有飛謗中傷之將何以自白乎南齊尚書令王晏性輕淺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明帝聞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誅之此可以為

戒也右並雜錄

文丞相子當國家變革之際父死於忠則子亦從父志而守節所以為孝晉王裒事朱子採入於小學書中者良以此也余見元人陶宗儀輟耕錄元至元間文丞相天祥子出為郡教授卒翁某者有詩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考宋史及文丞相集丞相有二子長名道生年十三疫死於麗江次名佛生景炎二年死於亂則丞相無子矣但丞相之弟璧降于元其子陞至仁宗時召為集賢學士陞蓋嘗繼後於丞相非丞相親子也璧尋亦乞歸道卒則其心亦有不忍也自至元至仁宗時已四十餘年陶錄之

爽實如此果不足信矣所謂翁某之詩或指陞而言耶高麗亡鄭圃隱死節其子宗本登太宗朝辛巳及第讀翁某此詩及王裒事寧不泚頰

喬一琦張椿當國家危亡之時人臣之義惟當一死以全節爾或不得明白地以死而殉節於暗昧無人之地以死者亦多蓋於吾心無愧而已人之知不知於我何哉然史官之職惟在博搜而不使湮沒可也余見李民寘柵中日記萬曆己未深河之役喬遊擊一琦受劉摠兵緹將令督我軍天兵敗我將姜弘立等降虜一琦作寄兒書付我國軍官使之傳達因墮

崖旣書畧曰文臣武將以社稷為戲一味循私致辱國喪師吾監督其軍不敢離謹於三月初四日西向叩謝皇恩自裁於家哈嶺上兒可傳與親知以奏聖明讀此書不覺掩淚一云弘立將降縛送遊擊於虜營一琦仰天歎曰不料朝鮮禮義之國至於縛送王人何其甚也裂帛寫家書繫衣帶伏劒死二說未知孰是又見安師傅應昌小說中朝太僕卿張椿陝西同州人以監軍御史將三萬七千兵救大凌河失利被執不屈清將義而不殺三日不食得不死清主執歸拘囚宮裏張足不履地每向西而坐壁揭勁節凌

霜竹丹心向日葵一聯清主若或邀見則曰今日之
見彼此俱無益須速殺我終不見而卒即崇禎庚辰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年七十六清主命葬于遼東定
守塚一人趙澗松任道聞而有詩曰文山正氣子卿
忠凶醜猶欲節義風遙想遠西一坏上精
靈夜夜首陽通中官一人名不記者亦被執不屈今尚牢真
瀋陽城中喬張二人之節義中國史必不能知今表
而出之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雜著

橡軒隨筆下

戶牖雜錄並附

東國歷代史高麗金富軾撰三國史記五十卷有本
記雜志年表列傳踈畧訛謬不成史體本朝鄭麟
趾奉教撰高麗史百三十九卷有世家志列傳世
家失於繁冗志失於脫畧列傳失於踈漏比之金氏
頗典實而不能無後人之恨本朝徐居正崔溥奉
教撰東國通鑑五十七卷編年體也本朝鄭道
傳鄭摠等奉教撰高麗史編年體也凡三十七卷

取 列朝實錄閔漬綱目李齊賢史略李穡金鏡錄
撰輯後又 命柳寬尹維等校讐又 命李克堪等
撰高麗史節要諸書今皆不傳本 朝俞啓撰麗史
提綱二十三卷本 朝林象憲撰東史會綱二十四
卷此二書稍簡整而不無訛謬麗僧無亟一然撰三
國遺事此專為諸僧事迹而王曆篇亦有國事之可
言者蓋多荒誕而通鑑及輿地勝覽多取之實不足
觀也本 朝權近李詹河崙等奉 教撰三國史略
李禹作東國史畧本 朝吳灃撰東史纂要十二卷
記事之難金荷潭時讓日記其辨駁古人引事之訛

謬處儘多可喜而其破窳錄云慵齋叢話 太祖開
國趙胖為奏聞使帝書朝鮮二字送之許荷谷書之
於海東野言趙胖本無奏聞之事朝鮮二字韓尚質
如京師奉聖旨而來以譏成許二公之記事惘昧此
誠然矣然而趙胖無奏聞之事者則荷潭亦考之未
詳矣權陽村 健元陵碑 太祖即位遣知中樞院
事趙胖奏聞更遣韓尚質請國名則趙胖之為奏聞
使慵齋不妄矣前輩有疎漏處每為後人覷破而於
此之際當論其事之訛謬而已不當輕加忽斥而譏
侮之也 右並
隨筆

陽村牧隱行狀至辛禍時位至崇品而不稱辛禍亦不稱王而皆畧之豈非欲稱王則犯時諱稱禍則有不可也耶雜錄

退冥二先生年譜退溪年譜嘉靖癸未先生遊太學金河西麟厚贈別云夫子嶺之秀李杜文章王趙筆按河西以庚午生時年十四雖夙成似無入泮相從之理此條金荷潭時讓卞之云先生癸巳再遊泮宮河西贈別必在是時年譜成於西崖非不審詳而有此誤信乎纂述之難也余觀南冥年譜云嘉靖己丑六月文定王后升位同月晦日入宮七月初一日

大雪兩尹相軋先生因絕仕進之意據國史反璿源錄文定入宮在於丁丑則此條爽實無疑又乙巳年下註云是年李苞等殺直筆史臣安名世按名世之死在戊申則此亦誤引又丁卯年云八月先生會東洲成先生于伽倻之海印寺其下註云去年先生自京南歸入俗離山訪大谷成先生時東洲以邑宰在座先生初面接話若舊交臨別期以明年八月十五日會於海印寺云按東洲以正德丙寅生嘉靖己未五月卒此云丁卯則東洲之喪已久矣更按壬子年東洲為報恩縣監乙卯棄歸在官時東洲謁大

谷南冥適來云此出於許草堂擘所記前言往行錄
矣據此則伽倻之會似在乙卯丙辰年間也南冥年
譜成於朴无悶細河謙齋弘道趙澗松任道之手三
公皆嶺中文學士也事蹟之顯著者爽實如此信乎
纂述之難也

譜牒多謬譜牒所以明派系辨昭穆歆其真實而无
妄若有差誤則便墜於忝先誣祖之罪其嚴且重莫
譜牒若也近來人家修譜成風而其弊多端無識之
徒受賂於遐鄉微族不知來歷之如何直系於先代
有名無后之人謂之子孫歆免軍役其中桀黠者收

人姓字同者之錢私刊譜牒廁其名於其間必系顯
祖而後已誠可痛矣至於 大王子孫功臣子孫有
勿侵軍役之 教故偽造譜系稱為宗室後裔功臣
後裔納賄於宗親府忠勳府用事吏作文案受堂上
手押以給之此等奸習當痛懲然後名分立而軍丁
稍紓矣又有一種無據之事或作始祖以上荒迷無
徵之事以為出於某名山巖石中歆以欺人無知之
輩或信其誠然 朝家當嚴立科条做古氏族志之
例而為之可也

前輩著述東人鹵莽雖云讀書而不知前輩著述用

工之深而率多湮沒後人無從而知之如經書諺解
始于柳叅議崇祖柳耆菴日記言之矣蓋東俗言語
與中國異故其文義訓解必以方言釋之然後可以
教習矣退溪先生經書釋義雜引諸家訓義而折衷
之若金繼趙李克仁孫暲李得全李忠綽申駱峯李
復古諸說是也 宣祖乙酉以後設校正廳集經術
之士論定諺吐累歲而成自此以後諸家訓解皆廢
矣今成均館四書三經板本號稱善本洪正郎觀字
彥明南坡尚書之從侄也與一時宰友善其人忌其
名出已右白 上曰今經書印本多訛謬文臣中通

經能文者無出洪某右請令校正 上允之洪承
命積年考校豕亥魚魯悉得歸正至於字畫之偏傍
無少差謬余嘗見洪與人書有曰天祿之役令人頭
白其用工蓋亦深矣因此不調未及陞遷而卒人皆
惜之此書人至今讀之而皆不知其出於洪可勝惜
哉且少微通鑑之盛行于吾東自壬辰亂後始亂後
書籍蕩然洪慕堂履祥為安東府使刊行于世而每
卷外別有註解數板以附錄焉此則慕堂所為也吟
人亦皆不知故表而出之

東人所著書我俗蒙學初程先教千字文蕭梁周興

嗣所撰也或教類合 宣廟朝柳眉菴希春撰或教
居正即徐四佳居正撰次教童蒙先習 中廟朝叅
判咸陽朴世茂撰次教十九史略明初曾先之余進
撰其註解則 宣廟命儒臣金晬等撰輯之又有剪
燈新話二卷明初瞿存齋宗吉所撰小說而 明宗
朝判書尹春年及吏文學官林芑註所謂滄洲即春
年也芑領下有垂肉故自號垂胡子即丙子六臣李
塏之外孫也不敢顯仕而為學官云

家禮諺解宗室德信正好禮取朱子家禮初終至成
服四條解以國諺使蒙士愚婦依而從事金沙溪見

而亟稱之安師傅應昌因以廣之并喪祭禮而譯之
刊行今世行本即用拙齋申湜所撰也德信正 世
祖王子德源君曙之曾孫名鸞壽字文叟號西谷性
至孝好文學從朴洲學洲大奇之其子孫今居木川
聰明強記胡致堂寅謫南海不携一書作讀史管見
三十卷我 朝柳眉菴希春謫鍾城無一卷書作續
蒙求其著書俱在被謫之時而聰明強記皆千古絕
才

東方書院我東本無書院 中宗辛丑周慎齋世鵬
宰豐基初建白雲洞紹修書院享安文成公裕後又

於海州建崔文獻公冲書院皆就所居之鄉也後來
有地名之近似者亦隨而立院江陵有丘山驛故建
孔子書院海州有首陽山故建夷齊廟南陽與諸葛
亮所居地名同故建武侯廟永柔有卧龍巖故又建
諸葛祠星州有伊川雲谷之名故建川谷書院享程
朱茂朱別號朱溪故希菴蔡叅判彭胤為府使時建
朱子書院其牢合傳會之義其果合於禮乎文勝之
弊至此

讀書者古聖賢精神心術之運也古聖賢不能長
存而施教故必著書垂後欲使後人由言而尋跡由

跡而推理是以後儒莫不讀書以求聖賢之意而不
多讀無以知其義不博觀無以通其變古人曰讀書
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又曰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又曰
舊書不厭百回讀又曰擁書萬卷勝於南面百城又
曰有不讀五千卷者不入吾室古人之於讀書其多
且博可知矣余觀東岳李安訥語有云嘗聞慕齋金
安國先生言讀書必萬遍然後可以通神於是取杜
律讀一萬三千遍遂以詩名于世吳德溪健嘗避癘
寓村家惟取中庸一卷去讀過萬遍文理通達下筆
成章任叅判有後少時亦避癘寓中無書惟有王勃

滕王閣序一篇亦讀過萬遍自後駢儷之文操筆立成此皆已然之明驗也以余所聞明儒得一人近世得一人明楊天祥字休徵惠州人長而苦學讀書晝不踰闕夜不帖席冬夜以凍水沃足致跛其讀誦之法以心對書以耳聽聲不求上口亦不強解每簡以百遍為度當其讀時雖事至而物來一切不聞食寢俱廢必誦數足後應之為文操筆千言平生無暇日無書不讀正德丁丑成進士書示友人及諸昆弟曰予自弱冠厲志讀書至今十三年一年之中除時節家慶及疾病之日不過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誦讀日

不下三簡一年不下九百簡十有五年不下一萬五千簡方之古人萬卷僅十之一二然以近世較之予猶為多昔尚子平勅斷家事徧遊五嶽豈能袖之以喻人哉亦足以自喻而已遊五嶽則有跋涉之勞有離曠之憂勞筋苦骨曠年閱歲僅乃徧之夫五經備天地萬物之理比之五嶽也孰大而加之諸子歷代史百家之言亦寰中洞天福地也予讀之每徹一書心曠神怡視聽俱新顧不出戶庭者十餘年徧之矣雖不足以喻人亦足以自喻也其一即慎上舍後聃字耳老號遯窩者也星湖李先生之門人也與余為

順齋集 卷十三
同門少時嘗一見與我論讀書之法其言曰聖賢之書不讀萬遍不知其義以卽事比之欲伐百圍木必須以大斧斫之然後可以下手聖賢之語其義理之深奧豈可以大木較之哉必須多讀然後畧知其義今人不耐讀書必欲一二看閱自以為知其不可得必矣是何異於以小鑊子斫大木不過剝其皮膚而止耳其時聞其言而喜之及其沒後得其示孫兒書一篇有曰河濱老人自五六歲讀書至六十病且死記平生讀書之數以示幼孫余讀中庸最多萬後不計數而想不下數千大學半萬後不計數而想去萬

不遠書易各數千讀詩論語孟子各千餘讀小學百餘讀禮記春秋左氏傳各五十讀三傳半之周禮儀禮孝經各數十讀二程全書朱子大全心經近思錄性理大全終身所閱其中抄讀百遍或數十遍者有之沈氏所撰百家類纂數十讀而其中道德經陰符南華叅同則讀至數百漢魏叢書中如大戴禮王氏易例焦氏京氏易文申公詩說之類各數十讀太史公史記韓文公昌黎集抄讀或百遍或數十遍其外讀不及數十者不記多讀而單篇小文不記風孳不成字強書貽汝冀汝之克嗣遺業也余得此二文錄

川者集卷之三
之以示家塾子弟又有金柏谷得臣字子公性糊塗
魯質惟好讀書晝夜勤讀凡於古文不至萬遍不止
尤好伯夷傳讀至一億一萬八千遍故名其小齋曰
億萬以文章鳴孝廟嘗見其龍湖吟一絕古木寒
烟裏秋山白雨邊暮江風浪起漁子急回船之詩曰
無愧唐人游齋李判書玄錫銘其碣曰無懷葛天之
民孟郊賈島之詩行心八十年兮如一日讀書億萬
數兮竒又竒人謂之實錄又有鄭東溟斗卿性坦率
無拘檢讀馬史幾至萬遍仁孝之際文章無出其
右余王考受學於大學士霞溪愈權公嘗言鄭公

之為人而笑曰余少時聞鄭公善馬史挾冊而請受
鄭使讀之至疑義問之則鄭曰君意如何曰似如此
鄭曰好矣每問必以好答之余屈首讀至終篇忽不
知鄭所在舉首視之鄭於室上面張袖而舞與余目
之曰好哉好哉書之文義不須知而惟多讀可矣因
而笑謂曰書在多讀而能文章余於此老見之君輩
唯在多讀書耳今觀二老讀書實無異昆侖吞棗然
能多讀而成文章况讀聖賢之書知二老之用工則
其進豈獨文章而止哉

右並
隨筆

讀書只求本文上義理不可徑約而求別義不可漫

衍而為他說

看書不可以不慎看淫戲小說不覺有流蕩之意看山水清談不覺有烟霞之想看兵陣諸說不覺有武猛之氣看聖賢經傳則志平氣和而油然有正大之心故古人每以雜書為戒右並雜錄

作文作字南秋江見金垂崖垂崖曰作文先廣氣作

字先正心隨筆

字體以六義求之思過半矣雜錄

守令久任國之本在民民之休戚在守令守令之任在所當選而且近來守令數遞迎送耗費甚多姦吏

舞弄小民受害其弊不貲也我朝六年之科誠得其宜未滿六年則遭艱外切勿許遞如有不能則大者科罪小者奪俸隨輕重為之使久其任而後能者得行其道而不能者知所懲勵今則居官者或厭避而圖遞或稱病而圖遞或引小嫌而圖遞曲循其意而不恤民害甚不可也

守宰書簡凡世人作宰必言前政頽廢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後之語人人一般是以雖真有是事見者皆視以循例託辭不之信也宋洪邁到當塗日謝執政書曰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

道院誠為至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為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宋時俗態多如今例也余嘗監木川縣與友人書曰俗弊吏猾而蘇革在我不必多憂官况雖薄婦女輩免朝夕升斗之勞而食必有肉此豈在家貌樣耶正與洪帖相符書之以示兒孫輩

冰政丙申余莅木邑邑有冰政時當酷寒舊例本邑八面而東西各四面故如今年西四面為之則明年東四面為之間年相逸是年東四面當次計其道里四五十里慮多凍死之患遂雇邑中閑遊民丁八十

餘名厚餽酒食而伐之日未沒而畢役因此思之四面民丁踰千餘人面任該吏之受賂者必多矣此後定法一面當一年之役八年而一周民甚便之後見洪南坡集其撰丁監司彥璜狀云公為仁川府使時府地有三面稍遠於官門每歲伐冰時除其冰而徵價米三面民偏苦之公令通一境輪之使十年一周且減其米數民便之云古人亦有行者近來冰政亦一民弊而間有守令未免有貪墨之誚誠可痛也後論報監司仍罷之

申文忠公叔舟戒守宰詩申文忠公保閑齋集有贈

晉州牧尹同年詩戒以居官治民之道其畧曰漢史循良傳一一君自知丈夫苟有志何事不可為自守以清白御下以仁威接客以恭儉處事以無私行之以勤謹畫一無所移龔黃彼何人古今寧異時聖主憂赤子分憂當念茲又有詩略曰蒼髯美丈夫莫浪作遨頭幼學即壯行要思聲名休士既食君祿亦當憂君憂臨官歆出治宜圖百世規推誠保赤子至愚還得知民懷與民怨特在我所為寬猛固相濟有惠須有威天道亦慘舒張弛非我私男兒苟立志此心終不移讀此二篇可見前輩相戒之意如此宜其致

一代之治也為宰之道無過於是矣我當揭壁以自

警

安應昌政蹟安公字興叔號愚拙齋萬曆癸巳生

仁祖朝振武功臣順陽君夢尹之子也受業于旅軒張先生以薦授大君師傅累典郡邑余觀公所著青郊墨談有曰余性踈迓前後為吏不知活法又未要譽惟務利民勿擾之道莅狼川金化聚所得米布補民役莅義城大設保民廳尺寸所得貯此買一千五百石穀又辦四十同綿布用之於每年刷馬及大同廳大小應役人吏之支供雜役莅醴泉又置義倉以

為賑民之資又置益下庫公私酬應不責民間是以
在官雖無贊揚之聲去後或多過實之譽矣且在邑
時必先祭忠孝貞烈儒先之墓窮未能昏喪者助成
之耆老之無依者賜食物立鄉約法歲行者老宴以
娛之云云

海州崔牧使海牧洪錫箕撰崔牧使碑曰麗末紅巾
賊東躡公守首陽城賊圍益急從風縱火城陷公脫
身出至鶴巖解印投巖下潭咏指以血書之石識其
所乃投水即至正辛卯二月二十三日也從公者獨
貢生一人公所畜狗隨死公屍傍邑人葬公于巖北

一里許隨死人與狗并瘞其側命其潭曰投印至今
西時及諱辰官吏祭之云按觀此崔之節義可尚而
貢生之從死尤未易狗與陸氏之墮海鷗無異孰謂
畜物無知乎此事考麗史不見惜哉

河國瑞譯官滿浦人河國瑞穩城人黃連義義州人
丁太奇同時降虜而心常在於本國奴酋之陷遼廣
將入關國瑞等瞞告我國發兵再來救遼奴酋即回
軍知其見瞞手抉其目割其舌而殺之太奇但割鼻
以此中朝得收保關內其忠可贖前日降虜之罪而
此事湮沒無傳今見安師傅應昌雜錄而表出之

將士殉節自古稱田橫五百義士而於魏諸葛誕麾
下數百人被擄斬一人降一人而終不屈皆拱手就
刃受戮而不變難矣哉我朝光海君己未深河之
役姜弘立軍官平山武人監察崔承烈逃還來告軍
事有曰慶尚道軍三千人見弘立投降皆憤然投江
而死積屍擁流降倭四百亦從弘立而去皆慷慨拔
劍欲斬敵將弘立潛通于賊酋蹂躪無遺此嶺軍與
降倭豈非所謂烈丈夫哉其激忠義之心視死如歸
者實無愧于橫客誕士而三千同心尤亦異也

李白沙晉厲公無道藥書荀偃執公召士旬旬辭召

韓厥厥辭二人竟弒公而不敢以旬厥為罪敬其忠
直也恭王欲誅建成等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勣勣
辭王由是重二人蓋君者天也君雖無道豈可篡廢
伊霍之事非人人所可擬也晉唐四人識見畧同君
臣大分不可以干犯故也我朝光海君之廢也白
沙設謀遺戒金瑬等而為之故許滄海格高士也嘗
斥呼白沙各人以為尤則答曰彼不知君臣之分安
可尊之乎此義定是然而白沙之賢而豈為是哉或
曰金瑬李貴等欲為藉重而為此言實無是事其說
似然

祭白沙文光海君戊午白沙李公恒福卒于北青謫
所返葬于抱川縣五峯李公好閔祭文但云某年月
日地上延安李某以隻鷄壘酒遣男景嚴酌以侑之
曰嗟嗟相公而至斯耶言禁不盡身老莫馳先逝者
待巨卿之至後死者無子龍之推附奠一酌萬古長
辭嗚呼哀哉尚饗此時朝政昏亂二公皆在罪中宜
其言之不敢盡也宋高祖時洪皓歿於謫中時猶未
聞秦檜之死張子韶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
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辭兩公事今古一轍

趙龍洲

仁祖朝癸未趙龍洲綱以典翰差日本通
信副使及還贈贖諸物一無所受行橐蕭然惟取一
刀珮之在舟中謂軍官洪宇亮曰吾輩此行可謂秋
毫不犯宇亮曰小人可謂秋毫不犯公所珮刀大於
秋毫龍洲笑解刀投海中曰如此則其果秋毫不犯
乎洪曰然宇亮即崇禎處士杜谷宇定之弟判書南
坡宇遠之兄也武科官至濟牧及水使性本廉介日
本之行無一介倭物 肅宗乙亥與趙公俱選清白
吏

任城正勤篤

世宗朝宗室任城正有志藝業善鼓

頌卷集

卷十三

十一

琴 上曰任城之琴自有別調非人所及其宅在崇禮門外每日早起踞門闕迭舉左右手以拊膝如是者三年人以為狂蓋學校鼓也既而傍口弄指晝夜不止人有謁者視而不見如是者又三年蓋學吹笛也為人羸弱短於弓馬常以為恨每朝携弓矢上山終日射候又三年藝成以能射鳴此出於李陸青坡劇談凡人藝業之不成由工夫之不篤而然也為士者若如任城之用工專篤何事不做書以為勸

朴教官孫慶號南野

肅廟癸巳生居醴泉有文學

薦 授職不赴誠孝篤至繼母年纔長一歲奉養無

違家甚貧親爨母室隨節寒熱秤柴以炊適其冷暖壬寅歲其年七十龍宮李進士仲章往候之寓村舍適於月夜進候不遇蓋往其田採粟根將欲為明日爨親室之地也而他人之田一不犯手此果是東漢篤行孝廉之士也教官之弟民慶 英廟朝親功臣某無子以威勢勒奪為後後某以逆誅 上特放民慶不使連坐及歸鄉里閉戶不見人雖親戚罕覩其面與其妻結屋于山中婦為紡績夫則相屨織席非其力不食一年剩餘幾百金以此供兄之貧窶至於祭祀親奉諸節身自任之兄所履麻屨必月繼之兄

悶之以為麻屨堅硬不如藁屨之便常著藁屨民慶
遂編藁屨以繼之當此倫敦俗敗之際而二人者之
孝友篤行如是顧此病廢恨不生前相面也其兄則
頻於士友間得聞其文行而其弟則今於李仲章聞
而錄之以為取法之地

李進士光蘭李進士光蘭字聖猗判官錫仁之子漢
陰文翼公之後於余為父執志操廉潔固窮安貧不
愧古人性至孝事親奉祭殫其誠意洞友鄭天與錫
夢嘗言吾弔人多矣頃弔李進士其哀毀哭泣之狀
實有不忍見者時喪過小祥且年迫六旬而痛慕之

情無異初喪蓋天生孝子也平生不以一介取人家
居 獻陵傍有安姓人為 寢郎偷斫板木欲掩人
口多以木物賂傍居人亦以一株遺之却不受後事
發安也被謫其受賂者官令還納而超然獨免人皆
服其廉介晚來貧病益甚田園蕩然又無一子傳家
嘗有病賣冊充藥價作詩曰吾生軀殼受父母先代
書籍遺子孫今日此身生死際細分輕重不兩存人
生生死有前定藥餌烏能起死人徒使青氈無金物
生前謾作蠹蟲身竟以窮歿傷哉

孝子金貴贊貴贊平康人年九歲隨父行乞於平壤

市父病僵仆於道體直目瞑無生意貴資抱父屍寄寓道傍崔姓人簷下時天寒大雨貴資藉屍以藁薦以身翼蔽抱而同卧黑夜沉沉人響永絕崔哀其苦心諭曰爾父已死幽明路殊爾且年幼必死無疑盍少入室貴贊號泣不從經二晝夜僵屍忽動瞑目復開人皆異之投以飲食復甦時御史金尚迪褒旌閭復戶啓

薛聰崔致遠薛崔從祀文廟之僭已有先儒之論而薛雖元曉之子能以方言讀九經訓導後生則即是犁牛子之駢角者何論其所生乎崔則生乎羅代崇

尚異教之時專是佞佛且身為大臣見麗祖之將興上書致意有鷄林黃葉鵠嶺青松之句顯宗以有密贊祖業之功贈謚褒獎豈不可羞哉但其棄官歸隱遊心物外晚節差有可觀矣文章高麗聲振中華與唐顧雲為同年其送別詩曰我聞海上三金鰲金鰲頭戴山高高山之上今珠宮貝闕山之下今千里萬里之洪濤傍邊一點鷄林碧鰲山孕秀生竒特十二乘船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十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嘗為高駢書記其討黃巢檄有云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巢

見之不覺下床云晚來有人間之要路通津眼無開處物外之青山綠水夢有歸時之句蓋是文章竒高之士語以儒者之事則否矣若立祠可也配聖廟則不其僭乎

石之珩開城人也號壽峴以文章名其文集所載休世遊一篇字句棘棘不能成讀雖老於文者殆難下口必是欺世之作也雖盤詰之詰屈豈有是耶其詩具中郎內挽曰婦德人難識微之別有方客來看酒食即出見衣裳未卜全身熱先潛隙月光魂隨丹旄去却繞兩兒傍所謂未卜全身熱者是古逆人妻夢

事也見于綱目引用殊覺未安而南龍翼箕雅選入烏尤覺一笑

東人錯引古詩魚叔權稗官雜記有得意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又失意詩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謂明初人作此已見于容齋隨筆又云成三問絕命辭云舉鼓催人命回首日欹斜黃泉無一店今夜宿誰家此即明宋濂高弟孫蕡臨刑作而少異鼉鼓聲正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又南龍翼箕雅東人某詩春山路僻問歸樵為指前

峯石逕遙僧與白雲還
暝壑月隨滄海上
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
遊興年來獨未消
回首孤帆又塵迹
踈鍾隔渚夜迢迢
此即王陽明次杜牧韻而收入東人詩中太涉鹵莽

南冥詩集南冥詩集多有刪定處其無題一絕曰服藥求長年不如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此元人盧處道夷齊採薇詩也出胡應麟詩藪上不字作孰又謾成一絕曰取舍人情不足誅寧知雲亦獻深諛先乘霽日爭南下却向陰時競北趨李清江鮓鮓錄以此為茅齋觀雲詩先作旋

列聖御製 宣祖詩有失題二絕其一云來如獵狗去如風收拾朝鮮一罄空只有青山移不得將來描入畫圖中必有所指而未詳為何事曾觀趙慶男亂中雜錄 宣廟辛丑冬天使至京貪婪無厭一路蕭然主事詠詩譏之云云與 御製同趙是當時人則似無所誤而此入于 御製中是甚可異其詞氣太迫切似非 大聖人所製且 宣廟事太至誠使臣輩雖或有過當之舉當付度外豈至于作詩譏之耶假使趙錄為誤而實為 御製此詩當在稟定去取之間又載 宣廟戲賦儒生詩云葛巾剩飽漢亭旋

蓬草呻吟夜敵年咀嚼敗篇陳腐味可憐矯首桂花
天此等詩實一時遊戲翰墨之詠不合載錄而任事
之臣不復稟裁而去之惜哉

書辭過譽今人稱譽過當其文章則必曰先秦兩漢
詩詞則必曰選詩盛唐學問則必曰博約兼至盡性
知命勳業則必曰伊傅周召譽之者其謠不可言受
譽者其濫又如何哉柳子厚與杜溫夫書曰生書抵
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來柳
州見一刺使即周孔之今去道連謁潮又得二周孔
去之京又宜得周孔百千何吾生胸中擾擾烏多周

孔哉時劉禹錫在連州韓退之在潮州故云道連謁
潮讀此書可知言語書辭之當稱停也今觀東人文
集如奉教批答之文雖在權亮闕冗之類動以伊
周稱之恬不知愧何哉

科場假做宇宙間書籍浩繁四部之秘二酉之藏雖
號博洽難以窮詰是以後世科場之士或假做故事
以詒考官者有之諺傳有人赴試對四書疑欲假出
先儒氏而難於指定適見墻壁間有蛇蟠屈遂做出
一先儒為石間蛇氏曰云云宋判書真明工於科賦
以偶儼精巧稱嘗得一句曰同宋玉之悲秋對句甚

難乃假做故事為對曰類越金之懷春世多傳笑近
世此弊尤甚有鄭某者泮試 殿策問中庸對曰廣
平游氏曰中庸天之子也其下遂以此意敷演說去
遂居魁 上問其出處對曰出於類書其欺君誣賢
之罪大矣拔身之初詐偽至此世道士習誠為寒心
嘗見小說明時有士嘗假讀一靜室室傍有井井傍
有兩梧而一水當於門前成化中赴試京師丘文莊
濬主試其士因屢屈歎恨書論尾云兩梧夾井一水
當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公意謂博學之士取之及
會宴呼其士詢其所自士以實告公笑曰誠故事也

足堪一笑此士非出於欺詐而丘公自被欺也蘇東
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曰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
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
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考官得之喜甚他日問其
出處坡笑曰想當然爾遂傳為美談蓋坡文假做雖
無其事如是立文未為不可與今世之假做故事者
不同

方策版也大曰策小曰方龜策傳謹連其事于左方
日者傳編于下方近世文書中書于左方下方本此
反汗令人以出令而還收謂之反汗出於劉向傳出

川者集卷十三
令如出汗汗而不反者也今出令而反之是反汗也
樂石陸景魯祖洙嘗問諸家文集碑誌多用樂石字
其義未詳余未能答後觀史記始皇本記其刻碣石
碑曰羣臣誦烈請刻此石註揚升菴慎曰請刻此石
今碑文作刻此樂石後人不解樂石之義而妄改之
唐封演見聞記云樂石謂以泗濱浮磬為碑也按然
則樂音音樂之樂

生薑樹頭生邵伯溫曰先君病革伊川曰先生至此
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然亦無可主張伊
川猶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

必是生薑樹頭死也此語莫知為何意近見南冥學
記古有二人初見生薑一人以為必樹上生一人以
為土生相難不已主樹生者曰如果土生當輸一驢
遂就質于故老故老云薑是土生之物即如約輸驢
又曰驢雖輸矣畢竟薑是樹上生者蓋俗語也而康
節戲伊川之執拗不信也右並
隨筆

自秦以後尊君卑臣之義益甚堂陛日隔下情無由
上通矣然隆盛之朝其接御朝臣無異家人 明朝
雖尚嚴刻仁宣二祖時猶與侍臣坐論言語之間多
稱以先生禮待之意深且厚矣我 朝國初亦然

文宗之在東宮日與宮僚相接或夜引燭至直室呼
字與語故情意相通而君臣之間恩義藹然矣燕山
即位所為多不法惡人視己舍人沈順門以仰觀被
殺雖 反正之後不能變革至于今日而云然矣
漢時籍沒臣民以其妻女沒為宮婢所謂鬼薪白粲
之類在諸司官府充造作之役非沒為宮女也及唐
後沒入掖庭有才色者徃徃得侍人主此無道之甚
者明朝惟叛逆家男子給配功臣為奴爾我 朝乙
巳之禍尹任家婦女皆服役于鄭順朋之家 清朝
之所羞也

耿壽昌常平倉良法也元時以京師米貴歲發米數
十萬石減價糶之自世祖以後歲一舉行民多賴以
全活今辛未春都城米價踊甚百文至一斗七升太
倉及諸軍倉所積紅腐相因若出萬餘石減價糶之
至秋買穀以充之則民國兩便而宰相不知出此計
徒使累萬都民幾不免鬻桑之鬼可勝歎哉
余為義盈奉事掌供上每日聞鷄詣 闕路上乞兒
屯聚呼寒殆不忍聞及日出見之間有僵屍橫路使
人見之寧不惻然若令五部每契築土室一所多置
禾藁之屬使之晝則行乞夜有所歸必無凍死之弊

而不過為指顧可行之事矣主柄者曾莫之恤而或謂此屬雖死不惜抑獨何心

徵租吏日來門前督責甚急惟正之貢豈敢少緩而今年穡事大斂人家如磬看甚憫憐聞朝家有給

災之令而民不被一束之惠何哉宋王鴻字翼道出廣興記

嘗作米困銘曰竊人之食騷然而不寧者鼠也暴天之物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忍為虎竊而不

忍為鼠寧守斯廩以安吾處欲為當世牧民者誦之經國大典官方甚繁今冗官既盡汰矣而經用惟日

不足是耗財不徒在於冗官而在于尾閭之洩矣

王綱解紐世亂伊始僭號竊據者不一而足晉書妖賊王始聚眾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為征西將軍燕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亡之國耶行刑者以刀鐐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司馬氏通鑑中收入此事有若滑稽常以為不滿於意後來思之政以記一代之世變而悼帝號之卑賤耳今世諺語亦有類此者有善相

者觀一士人曰子相貴不可言當為皇帝士人自聞此語不修行業遊浪無度自意皇帝之位不久而至因以窮餓至死臨死謂其妻曰朕將崩矣皇后召太子來聽遺詔誠足絕倒亦可為世戒

朝士命杖之法自唐武后益甚笞撻公卿有同奴隸開元中刺史楊濬坐贓上命杖之丞相裴耀卿上疏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耀卿一言遂停此法至宋未嘗及朝士可謂禮矣 明朝用法刻急建言忤旨之臣往往賜杖大庭或下錦衣衛鞭笞係累此豈盛世所

宜哉我

朝近世亦多有此舉在上者當有量處焉

右並
雜錄

奴婢法我國奴婢法天下之至寃也豈有世世為賤而錮之無窮者耶高麗李行儉傳云行儉為典法郎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為隸民訴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判書金愾與同僚欲斷為隸行儉死執不可會疾作在告愾等幸其無即決之人有夢利劔自天而下斲典法官更明日愾疽背死同僚亦相繼而死行儉獨免安軸傳云公嘗曰吾平生無可稱四為士師凡民之屈抑為奴者必理而良之我 朝義

原君麟坪大君之孫也嘗遊海西有一人來見曰小人祖母以自家東人稱宗室貴者曰自家婢子犯過逃亡今已許多年而子孫甚繁矣隱漏不見罪莫大焉故敢此進告願有以處之義原以本無是事斥之其人逐日來懇且進花名記奴婢成籍謂之花名人口幾百餘公命燒之曰汝言妄矣其人不得已而去及公還京其人來請陪行公又不許其人不取固請從後尾至公行至臨津聞一士夫家哭聲甚哀問于沙工則對以某家日前染癘合家盡死只餘年少一婦人無以斂襲公為之慘然俄而其人輩隨至公召謂之曰汝輩既稱我家

奴屬欲為免賤則彼有喪之家爾可以斂葬否其人輩欣然從之發其行中錢五百緡即斂四屍餘錢盡付其家為葬祭之需翌日暮公至逆旅夜夢仁祖大王來告曰爾有陰德當生貴子時公無子夫人斷產已父公異之還家語夢于夫人夫人夢亦如是已而果有娠生子聾啞不慧公與夫人歎曰僅生一子而天病如此夢中貴人之稱果虛語也後麟坪適孫皆被誅此子入承其祀即今安興君也以此數事觀之天意亦可見矣嘗觀推奴之家雖得累百千金而畢竟無所歸屬或絕嗣或貧乞而死此可見其為不

義之財無疑矣夫財者災也貨者禍也以不義得貨財而其能保有其福乎為吾子孫者宜觀于此一以從良為心無施推覈之政是實享福裕後之道也慎之慎之隨筆

南草之出出自日本二百年前無有也壬辰倭患以後始有而未幾遍於天下其為草不見經傳不錄湯液一妖草也民間盛種以為牟利有似於唐宋之茶而其害則深矣茶則有消食之功而此草性熱味辛而毒毒故過吸則眩又吞火氣有痰火者宜其有害也及其思吸之時求諸路人而不以為怪是無親踈

之卞也求諸婦女而不以為嫌是無男女之別也求諸僕隸而不以為耻是無尊卑之分也由是而威儀損焉褻狎生焉小則燒枕褥衣服大則焚宮室間里又使生穀之土不耕可食之物而種此無用之草可勝歎哉錄雜

海中大島我國三面環海島嶼羅列其不入于圖籍者必多矣數十年前遇三陟人言船漢漂風四日泊日本西界轉附馬島得還其漂風也海中有大島一日半環迴而去幾乎泊舟而風逆終不得泊計其里數其大似與我國地方無異矣今壬寅見都尺面居

常漢入嶺東襄陽隨船漢入海漂風數日泊一島蘆
葦滿野樹木叅天船人九八名皆下陸周走四方一
二百里無人跡經累日風順後還來此必三陟人所
見者也近見安師傳應昌雜錄 仁祖朝黃瀛為統
制使有一船漂泊問之則在南方國國在日本西南
二千餘里無潮汐水云又言其國本是新羅人羅將
亡太子率宗族萬餘人欲拒高麗不成入金剛山人
多谷少不能容與民庶二十餘萬戶分載入海至一
島居焉初名南方國仍為二十五國之君其民皆新
羅之裔也至今不滅云此或是嶺東船人所遇之島

耶其云無潮汐者我嶺東之海與日本西海相接者
成一大澤本無潮汐則其言相符可異也聊記異聞
以識之

日本學者余嘗見倭人童子問詩有曰天空海濶小
茅堂四序悠悠春意長却笑淵明無卓識北窓高卧
傲羲皇後見不知何人所作蟬谷雜記有云日本人
洛陽伊藤維楨原佐著童子問凡百八十條共三冊
號古學先生其長允子鑿梓其門人林景范文進作
跋維楨之言曰儒者之學最忌暗昧其論道解經須
是明白端的若白日在十字街頭作事一毫瞞人不

得方可切不可附會不可假借遷就尤嫌回護以掩其短又或粧點以取媚悅從前諸儒動犯此諸病非惟有害於論道解經反大壞人之心術不可不知云云此言甚好此外格言甚多不意海島之中蠻貊之邦能有此學問人也竊觀其三冊所論大抵推尊孟子而時疵伊川矣英宗戊辰通信時書記有柳姓人逢和泉人號蘭陵者有文學問伊藤氏之學荅曰伊藤固弊邦豪傑之士而非吾道故不欲詳之耳蓋伊藤之學排斥程朱故也又有藤明遠者伊藤維楨之徒也貽書於製述官書記以中庸為非子思之書

張皇為辭而語不成說文理未暢云據此而言則其學可知也仁祖癸未趙龍洲為通信使時有林道春號羅山夕顏巷以儒學稱官位亦尊為民部卿與龍洲有往復書其人文詞與識見雖無可稱道者而以文學鳴于一國國中文翰皆委其手戊辰通信使時有國子祭酒林信克者即道春曾孫也世執文衡國書詞翰皆出其手道春子恕及靖皆掌文任恕子信篤官弘文院學士信克信篤之子也

佛法入中國韓文公佛骨表云佛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有詩云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書

西域傳云明帝時入中國而蕭梁劉孝標註世說新語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即如此說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蓋漢武時其經未行於中國但以神明祀之列子周穆王時西域化人來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此亦佛類也又開皇歷代三輔實記云平帝世劉向稱余覽典籍往見有佛經將知周時久流釋典秦雖蕪除漢

興復出也又漢武作昆明池掘得劫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真誥云褒真人有三十四弟子十八人學佛道餘學仙道陶弘景云長安中似已有佛褒君即是其事以此考之中國之有佛尚矣退之所云據正史也又按何書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飛行殿庭以問羣臣傅毅曰西方有神名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於是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于蘭臺石

室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自是始傳中國
釋沙門佛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
不可分別田夫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穞生乃知
非是如沙門在衆中似是持戒施主見時謂盡是沙
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今世以儒稱者
其免稗沙門者幾何佛氏之善喻如是可知戒並右

筆隨

六朝沙門見人主多不致敬唐初僧尼受父母及尊
者禮拜高宗詔革其禮乃正至胡元之世而國師法
王至與人主抗禮我國高麗尊尚佛教王必有國師

王師至 國初猶然自中葉儒教大行排黜異端使
無所容緇流道遇士族必使折節下拜而去已成風
習可為後世之所效者也

丁卯十月十七夜夢與尹昌喜論鬼神事曰鬼神聰
明正直而一者也一者實也實則誠也無誠則鬼不
格故中庸鬼神章言誠覺而思之其言有徵書以識
之

癘疫二儀間不正之氣蘊鬱而成之者也故或刑獄
煩重或兵革連仍或年穀荒歉皆有以致之矣其為
氣也分布流注當之者必病以其氣之大小而染亦

有衆寡若一國若一方若一鄉若一家若一人之不
同也傳染多在于退熱之後蓋惡氣凝着于病人之
身日滿痛盡後熱退而其未散之氣又襲人而傳痛
非有鬼而使之然也

有氣者必以氣而禦之焚藥燒木為辟癘之方以其
氣馥烈故能辟惡氣矣如人兩家埃烟并起此起而
東彼起而西相合于中間則不東不西騰而上焉以
其氣相撐亘故也嘗觀術書軍中疫起取人死屍積
而焚之疫即止又見李民寔建州聞見錄胡人有疫
則必環其里而積柴焚之云疫氣隨火而散此言儘

有理後見西士職方外記有云哥阿島國人盡患疫
有名醫令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
蓋疾為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盪滌諸邪邪盡而疾
愈亦至理也云此與余平日所思相符矣

鄰里有疫則俗忌祭祀曰不可以犯不淨之氣且焚
香設食為鬼神之招是委巷之陋談非君子所宜言
假使疫信有鬼鬼不歆非類何妨於祭吾之先况疫
無鬼乎又謂焚香引鬼此又無理之甚者辟癘焚藥
皆是香屬蓋其清烈之氣能禦其氣故也何獨於祭
祀之焚香獨能引疫鬼乎祭祀之禮莫大於焚香降

神其可不行乎

堯甲辰元載而至卅一載甲子八午會初正當陽明之中故文物之盛於斯為美至于今乾隆乙丑四千八十二年漸入陰侵之運所以世道漸下也觀先天圖自子半至午半為陽自午半至子半為陰午會九一萬八百年而五千四百年為陽會五千四百年為陰會今午會所餘一千三百一十八年則豈非侵陰之世耶自此以降更無興陽之世可勝歎哉

古昔之世陽氣淳厚人之所稟亦篤實故不為陰柔所勝去惡從善不須費力風氣日下陰氣漸多雖有

向善之士常為陰柔之氣所乘不能養其陽明之善自非陽剛之君子其不為陰所乘者鮮矣

風氣隨時而開共工九黎之亂在陽運休明之世其猶朝晝之晦冥乎自今以往雖為向陰之世亦豈無和風惠日于夕陽之時乎

人生斯世等是泡幻堯舜為上古之聖人而數其年則不過是四千年前人以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計之則堯舜之前不知其為幾千萬歲而許多聖賢名湮沒不傳堯舜之後又不知其為幾千萬歲後來之留名必不過堯舜孔孟程朱若而人矣其他皆

見現而消矣鄧禹所謂垂功名於竹帛者何其陋哉
古人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為士者當不失
自己分內事免教虛作百年身而已名於我何哉

錄雜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